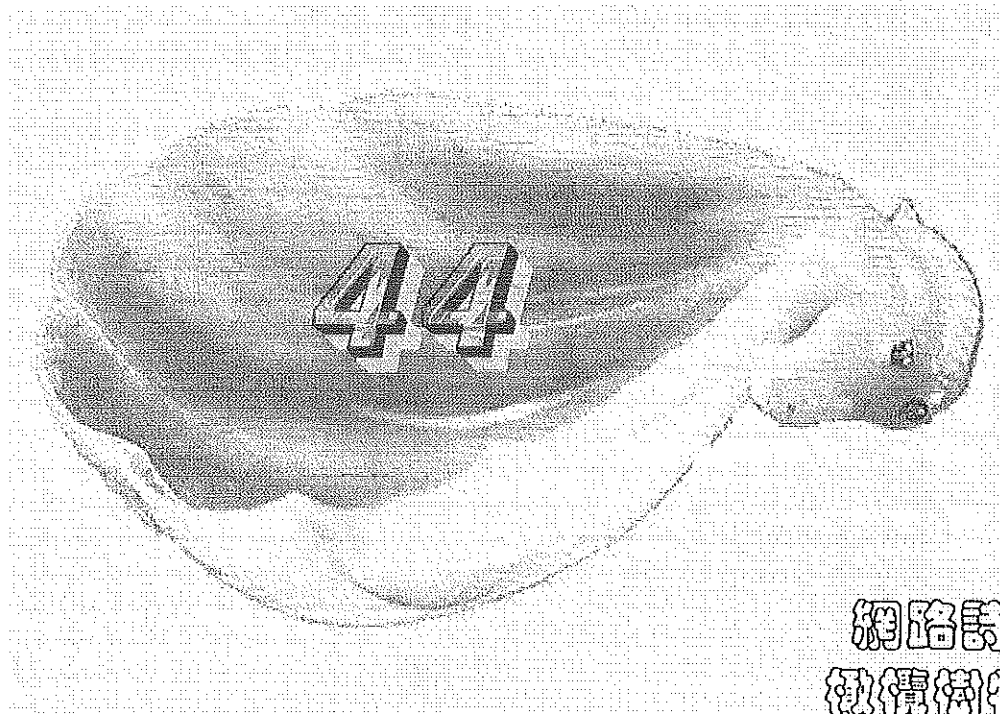


新 大 陸 詩

雙
月
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一九九八年二月第四十四期 / Feb. 1998



網路詩刊
橄欖樹特輯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洛夫	大冰河	2-3
秀陶	仿單／飄蓬	4
劉荒田	路	4
紀弦	杏黃色的旗袍	5
宋非	海灘	5
莫云	移植／鄉思的成型	5
秦松	達達就是達達／赤足圖騰／ 無枝葉的枯樹／石頭的誕生	6-7
李斐	斷首／陳題點意	7
黃伯飛	老景歡句	8
黃奇峰	今日之歌／雨荷	8
非馬	黑馬／雪夜	9
遠方	秋山我獨行	10
章平	你睡去，說別放鮮花	10
陳銘華	無端三首贈みえ：雨打芭蕉／ 耿耿星河／滑鼠	11
周正光	剖梨	19
楊平	生命不能承受的荒謬／ 美之復活	20
心水	蟬聲	20
夢如	鳳凰木的自白／祭	21
亞君	深夜中的哭泣	21
斯冰	如果你一睡不醒	22
小葉秀子	山雨欲來	22-23
馬蘭	鬼出城	24
伊沙	〈巴布什卡歷險記〉／ 想不到的下午／酷吏列傳	25
歐陽昱	無題	26
陳韶華	秋夜	26
楊大力	從前	26
達達	我所看見的成長／ 萬物都預示著死亡	27
侯榮	螞蟻	27
關雲	晚荷	27
蘇然	感受春天	28

凡歌	短章	28
夜林	暴力／童貞	28

《橄欖樹》網絡詩選(下)

魯鳴	我看見我們的房屋	12
西嶺	夢：沒有醒的時候	12
梁天天	心，從此失去記憶失去規律	12
王群	投石入水	13
玲	乍暖的傳說；暈眩	13
竹人	魚說(二)：過Dumbarton橋印像	14
圖雅	月圓時	15
劉擎	流失的季河	15
嘯塵	銘記	15
華	沒有語言	16
杰地	遠夜	16
邵薇	九歌·女性(組詩選一章)	17
雪陽	絕望的理由	17
若攻	陰天	17
祥子	山景城隨筆	18
祥子	編後記	19

譯詩

紀弦	被殺死了的鴿子與噴泉·阿保里奈爾	29
秀陶	再譯沙丙士	30-31

評介

劉強	論非馬詩的重入輕出藝術	32-36
劉耀中	彼岸的文明與文明的彼岸—— A Prose Poem	36-38

詩訊

來函照登	31
詩訊	封底裡

羅青	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之一	封底
----	------------	----

編輯筆記

●新大陸詩刊從上期起正式踏入了第八年，七年來它在多元文化氛圍下及成員們對詩的多元性理念的共同認知下艱苦成長，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因故暫時退出，有人滿懷希望積極加入。我們深知，在非華文世界裡辦一份華文現代詩刊的困境，所以對此種種皆能衷心理解、去留隨意。本期編委會收到新大陸創辦人之一的陳本銘先生來信（見第31頁），請辭編輯委員一職，我們在無可奈何之下自然只有尊重他的意見，並歡迎他隨時歸隊。

不過，為免誤會，關於來函中提到的兩點，編委會認為有必要在此稍作說明：一、信中所指的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編務會議，應為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二、該次會議後本刊作出的所有決定，在當時經已獲得與會成員過半數表決通過，不應視作流產。

無可否認，一份同仁詩刊有它宿命性的局限，撇開經濟困難、人手不足諸般問題，許多涵蓋在我們計劃中的事情（諸如：越華詩選、新大陸詩選等）都未能完成，遑論版面美化、拓展詩的觀念等或次要或抽象空泛的工作和目標。雖然如此，創刊至今我們的宗旨未曾稍改，所謂理念迥異的說法，不免遺憾！

●一連發表了三期網絡詩特輯，編輯部同時也收到了許多原為網絡詩作者的來稿，從電子郵箱中也開始取得了一些讀者的訂閱表。證明了兩者的一體，傳統印刷和電腦網絡只不過是文學藝術眾多傳播形式中的兩種而已。

●從本期起，我們的網址更改為：<http://home.earthlink.net/~fpsjmyaa/nworld/>；E-mail更改為：tchanw@yahoo.com。不便之處，請大家原諒！

●感謝本刊顧問，詩人畫家羅青先生提供畫作，為我們齟齬過久的封底增加光彩。

顧問：

紀 弦（三藩市）
非 馬（芝加哥）
秦 松（紐約）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聖地牙哥）
楊 牧（西雅圖）
張 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 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三藩市）
何啓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陳國賢（維州）
陳澄海（台灣）
沈季夫（橙縣）
鄧鉅源（加拿大）
黃紀原（洛杉磯）
劉耀中（洛杉磯）
施江漢（三藩市）
郭 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陳齊家（新澤西）
余瑞森（新西蘭）
黃奇峰（洛杉磯）
王露秋（洛杉磯）

■洛夫

大冰河

①

一句
苦寒 而
堅硬的話
無所表述
一種接近死亡的
酷
或者輝煌

大冰河
一種無解的符咒
抵達之前
諸多重大而不潔的事件
都必須 在
一尾藍鯨躍出水面那一頃刻
遺忘
讓我們 專注地
向它移近，靠攏
或遠離
我們確實見證到
它被碾碎為一滴水
為它唱的輓歌裡
飄有血絲

②

也是大冰河的最後一位訪客
我來了
一聲驚人的咳嗽
回響空洞
一陣大浪從我喉嚨湧出
島上獵槍與黑熊的夢
都給濺濕了
攤開航海圖似的

我攤開自己
光靠一顆天狼星
他們絕找不到
我那荒蕪的私處
於是在冰原上
插上一根鏽了的脊椎骨
宣稱這曾是毒藤，我的
全部遺產
一隻患有嚴重憂鬱症的
風信雞
骨頭裡面
時有哭聲傳出

在那比肚臍眼
還要陰冷的年代
冰河，一夜之間
生出許多的腳。四出尋找
自己的家，沒有名字的源頭
有一次
誤闖入一位唐朝詩人的句子裡
沒有飛鳥的群山
沒有人跡的小徑
唯一的老者，用釣竿
探測著寒江的體溫
千年之後
一顆鬚眉皆白的頭顱
突然從水中冒出，說：
其實，外面更冷

③

陰鬱的鏡面
愛斯基摩人的雪橇滑了進去
便不再出來
眾多事情急待發生
而冰河始終未醒
裡面肯定有某些事物
在蠢動
要求釋放
當整座雪山
撤退到
海豹的慾望以下

我開始逼視這面大鏡
看到那些凍結的風景漸漸融化
且清楚聽到阿拉斯加最內層的
無聲的嘶吼
會不會有人出來？從鏡子裡
從內部的深處？
我從一隻海鳥的鳴叫中
感到飛的意念
在冰河的上空徹底消失

④

冰河不可能是我們的墓地
我們決不會把 我們
最柔軟的部份
埋在它最粗礪的肌膚裡
把我們最熱的，剛孵出來的夢
埋在它那最冷的
一向無人造訪的骨骼裡
如此光滑
誰也伸不進手去
誰也探測不出
其中的傷口有多深

它那胴體的
光
橫蠻地
把我們青銅般的歷史
折射成一個水泡
長久以來
我們只擁一床雪被而眠
我們抱著一大片的冷做夢
眼看到夢的殘屑化為蟲子
在冰層裡
蠕蠕而動
門，不知在何方位
也許根本就沒有出口
蟲子們根本就不願出來
冰河也曾伸出冷冷的手
邀請我們 進入
那空空的內裡
然後把我們短短的一生

壓縮成
孤寂的永恆

額頭挨過去，貼近冰崖
多麼神奇的觸及
我們一生做過許多重大的抉擇
只有這次才發現與柏拉圖無關
多麼驚心的觸及
啊，那滿身的璀璨，源自
一種使人悚慄的貞操
人人見到它便鞠躬致敬
然後匆匆離去
的貞操
據說冰河與貞操同一硬度
別問我能否出入自如
且看我
再一次從地平線上躍起
飛身而下
蒼冥中，擦出一身火花

後記：

九月間，我們與老友葉維廉伉儷搭乘“愛之船”同遊阿拉斯加，沿途風光宜人，秋興正濃，而遊覽冰河灣國家公園(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尤為一次新奇而具震撼性的經驗。船在其間緩緩航行，一路見到多處島上峰頂的千年積雪，進入灣區後，船即向一巨大的冰河靠近，幾乎伸手可及。這一帶的冰河厚達四千公尺，寬二十公里，長一百餘公里，據說佔全世界所有冰河三分之二。

面對天地間如此古老而壯觀的自然景象，一種肅然和神奇的宇宙情懷不禁油然而生，這裡的事物絕不只是現象，而是一種凝固的永恆。有時總覺得森森然的冰河中可能隱藏一些千年精靈和某種超自然的力量。按理冰河中不可能存有任何生物，但冰河專家發現，凍結的冰層中居然仍有一種蟲子存活，其生存方式極為神秘，牠只能存活在酷寒中，冰河融化，溫度升高，即告死亡。

初見冰河時，暗自激動不已，可是在醞釀這首詩時，毫無浪漫之情，竟因抓不住一句抒情的感性語言而久久難以下筆，胸中冰河的意象反而組合成為一組思考的符號，迥異於我以往的創作心理狀態。詩完稿之後，才發現其中不但無理可循，而且一片茫然，就像我第一眼看到冰河的感覺。

■秀陶

仿單

……願為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
不見……

——傅玄

整理抽屜時發現一張殘破的成藥仿單，藥名及廠牌
皆已缺損不辨，唯下列部份還算清晰

……係採集名貴藥材，遵秘傳古方，以最新科技炮
製而成，芳香可口，男女適用，老幼咸宜

成份：青春5%，容貌10%，才15%，財20%，其
他清水及廢話50%

適應症：厭世乏味，孤苦寂寞，精神恍惚，心
煩慮亂，毛燥易怒以及各類疑難雜症
用量：一生一劑，不得已更投之。過與不及兩
不相宜

注意：本藥初服或有血壓增高，心跳加速，患
得患失等暫發現象。如狀況持續不退，
可諮詢心理醫生
有上癮之可能
凡心胸偏狹，妒忌殘暴者忌服

翻來覆去地唸了幾遍，認不出到底是什麼怪藥。自
己是何時購服，或有否購服該藥也茫然無從記憶了

Dec. 1997, Village Green

飄蓬

大路筆直地北去，獨立在路上凝望遠處三幾個小型
的旋風，龍吊尾樣地轉著。幾十方里之內，我的頭
是最高點

一團蓬草滾來身前停了，搖搖擺擺地不知還要朝那
個方向滾。“小蓬草呵，教你個乖吧！把鞋子脫下
來，像我那年迷路時一樣的，卜個卦就行了。”

Dec. 1997, 十五號公路上

■劉荒田

路

有了汽車以後
腳賦閑
路由手來走

在平滑光潔的稿紙上
總走不回昔年
深山捷徑，那般
汗雨沖刷出來的小路

我只好營造窪地
以反襯路的崎嶇
讓情感決口為溪流
以顯示路的奔放
為了襯托路的高寒
還設計一些仰望
一些冰挂似的眼神
一些雪暴似的掌聲

至於窗下的落葉
以及報紙的頭條新聞
不肯排隊近入方格
化為每千字二十元的稿酬
那是因為手患了輕度風濕

有一天，如果手再也熬不住
異鄉的嚴寒
我便把身後的路
折疊起來，點火取暖

九七年寄自舊金山

■紀弦

杏黃色的旗袍

一旦進入長廣高以外的
四度空間，就可以搭乘
走雙曲線的時間列車
前往二十世紀四十年代
某城某公園去看看風景
——那多美！

樹蔭下，草地上，
坐著一位姑娘七八
穿杏黃色旗袍的
正在等待她所崇拜的
一詩人

 駕著雲
 自天而降
和給以甜甜蜜蜜的一長吻。

■宋非

海 灘

沙灘在海與陸間游走
像一支唱了很久很久的歌

浪花捲起復落
貝殼撒開又收
只有礁石在水中頑強

人在灘面漫步
浪花捲去了他的腳印
像一支唱了很久很久的歌

一九九七年寄自康州

■莫云

移 植

這一鏟——
要多深，才能
將這一身斑駁的風霜
連根刨起？

而那一鏟——
又要多深，才能
把那一團糾結的鄉思
連根埋入
記憶的版圖不曾登錄
不曾列印的土地裡？

鄉思的成型

盤桓胸口那團隱隱約約
模模糊糊的涼意
化作越嶺翻山的濃霧
恆常是起了就散，散了
又湧起……

而後，又翻湧成一波波
滾滾不安的潮浪
瞬間濕透了
每一雙望鄉的眼神

一九九八年寄自加州

■ 秦松

達達就是達達（又三首）

——想起觀念人杜象

尿急如憤怒的噴泉
之後 簽上名字
無告而終

浮塵不絕默默的等候
枯涸的回聲
達達就是達達

去者去也來者未達
那個下樓梯的男人
浮貼梯口如古銅樂器

一群阿美利加的少年
們 樂於普普
乃想起觀念於觀念的
觀念人名字叫杜象的
達達就是達達
溺死於尿缸杜象的
唾沫 由評論家
咀嚼成口膠糖

赤足圖騰

——半畫半塑杜布非

以沸騰的血脈造形
固化生命的肌理
塑膠時代的圖騰
自斷裂的掌紋
如泥沙推翻河岸

行至水窮處
有意無意
飄過一座雲的紋身
以鋼鐵索鍊尋找失物
如尋找迷失的眼睛

（誤會可能由此生）
釋放後 傷口裂痕如故
口腔從圖騰上張開
喚起草野的手舞足蹈
脫出皮肉斑斕
肢體仍待肢解

倒塌之前
原生物進入電流催生
仍以血脈造形
一陣黑色的歡痛
杜布非在銀行門口
小坐片刻 再把赤足
插入水泥（非關立地成佛）

無枝葉的枯樹

——釋賈柯梅諦

血湧之後
抖落滿身枝葉
走進無奈的方場如
打開墳場
以扭直的筋骨
支撐一片荒寂的繁華
如以積木支撐
荒誕的成長
彼等的哲學
存在即
等待

無須鬼斧神工
舉起多餘的釘錘致命一吼
驚醒死神的睡眠
孤守於搖晃的行屍
遊離空寂外的空寂
為生存而生存
是否引燃戰火的緣由？

鐵塔腳下遊魂來去
閣樓上鴿子的和平
以血肉佈陣
寂默的方場走過一株

無枝葉的枯樹
無意打破花市的喧嘩

石頭的誕生

——亨利·摩阿

石頭浴火而生
傷痕纍纍渾然坐起
一座洞穴一部人體機器
燃亮湖畔枯草的黃昏

戰亂之後
坐立不安的帝后母子
王妃與遊民鼠奔
霧都雲鄉吞下炸藥
逃過死灰劫火
空難暫停以手撫慰

兵士如棄置的盔甲
帝后成金屬的衣架
瞳孔起伏無須推敲
永恆的睡姿 自然與
死亡不朽

一座峰巒一座廢墟
依山勢而行
由星雲出沒
門在戶外窗在室內
火在湖畔的草地上
咀嚼泥土如咀嚼花香

張開洞眼留下活口
戰爭仍無倦意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在紐約

■李斐

斷首

海外市集華人販賣芋頭饅頭
凸目高吊豬頭雞頭鴨頭
討價識貨的師奶食指下低首
斤兩秤磅市井偶爾略逞虛招
斗膽天生也不敢效胡魁賣人頭
商賈慷慨簽赤關羽嗒然還頭來
羅漢首級不妨拎著漂洋度海
神靈咒語不若拍賣行敲錘叫價
佛像的慈目默許捨身按斤割兩
古寶的保護祖先殘剩塵土
譴責斷首盜首非此詩吼叫原意
中華文物國外博物館尊養奉養
面矇感受若你長在海外滯留

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紐約

陳題點意

(記陳楚年〈三國演義人物仰觀〉)

第一卷脫稿)

他比我早生一千七百年
香煙兩根三支以後
他就回去
乘著繞繚的煙雲
摘下眼鏡
眇目招呼遠方星宿
笑談古今不易的人性
一瓶青島以後
有時他已入原座
弄著空樽挪移乾坤非空
光影交泰指著質子子是子
座眾皆諾他文辭章句
華嚴聲色
我說他長我一千七百年

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紐約

■黃伯飛

老景散句

1

好無聊

數電線上的鳥
忽然一輛汽車駛過
通通飛去了

2

抬頭不見北山
幾天悶悶不歡
今天雲淡風輕
珍惜這份交情

3

細數落花
兩眼昏花
為尋芳草
哪裡去找
溜它一趟太極
好好兒睡個午覺

4

白雲 黃葉
秋空；朝雲 暮靄；
雨後 霓虹。
而今 只見
窗外一幅
明淨的景光
安享冬日的溫陽。

■黃奇峰

今日之歌

不要再幻想自己，
是追隨鄭和下大西洋的征服者。

也不要再輓歌那一連串流落異國的
悲傷！移民不再是可憐兮兮
隨風飄盪蒲公英所履的冰霜。
快來為地球村的時代歌唱！

為“日久他鄉即吾鄉”開拓，
為“年深外境即吾境”深耕。
為在外國建立起我們美好明天的
希望工程，
我們都應獻出我們一生的奮鬥拼搏！

雨 荷

雨柱，密集如簾，
惡霸地鞭打著一池哀嚎的綠株，
探頭出水張望的紅苞姑娘也被殃及了。
纖纖弱質，同在暴風雨中搖頭洒淚，
感嘆人間恃強凌弱恣意調戲蹂躪的
一肚怨恨。

咬緊牙筋的寧死不屈捍衛貞節，
暴雨鬼計無法得逞的無可奈何知難而退。

虐後芙蓉含珠帶淚更加可人，
在剛洗去凝脂的綠葉陪伴支持下，
以戰勝者的高貴，
在天邊彩虹的弧圈下，
微笑展顏，輕歌漫舞。

■非馬

黑馬

渾身上下
你找不到一根
衰草敗葉
澄明的眼裡
揉不進半粒沙

要不是牠的鼻尖微微冒汗
鬃尖上流蕩著激奮
你根本不會想到
牠剛從夜夢的最深處
一路疾奔過來

1997/12/21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同時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雪夜

熙熙攘攘
一群剛到站的
雪花
在明亮的光柱裡
到處尋找
托運的
影子

路燈清醒地高高站在那裡
看他們紛紛揚揚上下奔逐
終於形影合一
一個接一個
落地
安息

寧靜潔白的雪地上
一雙形單影孤的腳
冰柱般矗立
此刻突然動彈如受電擊
嘩啦啦狂跳起自由之舞來
前後左右
用輕輕重重深深淺淺的腳印
把影子踩脫
然後一閃身
遁入燈光照射不到的
朦朧曖昧的世界

路燈保持清醒
目不轉睛徹夜不寐

1997/12/12

■遠方

秋山我獨行

1

正在後台卸裝
我們相對默然
你已是心滿意足
無怨無悔
我可以嗎
回頭
問浮躁的影子

2

即使站在這兒
那朵不相干的游雲
照樣輕易地
阻遏我的響箭
也就剎那間
生命挫折成山路
我則委屈成一條地龍
匍伏在秋後

3

始終走不出
你抖落的思緒
饑渴的哲學
貧血的想像
奈何奈何
笑聲漸去漸有禪意
我漸行漸遠
漸入迷途

4

群山都醉了
醉得合乎身份
醉得理所當然
醉得令人羨煞遭人嫉妒
我卻他媽的老清醒著
不是沒有酒
祇是找不到借口

■章平

你睡去，說別放鮮花

泥土堆疊起來
開放許多野草
都在你的名字上生長了

死者的天空
會是長夜茫茫？
落雪覆蓋了路道？

你睡去，說別放鮮花
讓一只鳥
在樹上唱很好

呵，曠野已歸寂靜
夜深星在閃耀
安睡的你，躺著大地

九七年十二月寄自比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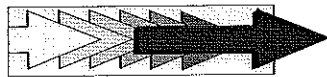
醉 也是需要理由的
有時還得論論資格
我惶恐

5

天地合謀
秋陽卻不肯苟同
五千年的邀約
一萬里的等待
依然算數
祇是我
正在懸崖邊掙扎著
天藍得讓人絕望
地醉成一件古董
誰為我捎信呢

九七年十月於聖彼得

無端三首贈み之



雨打芭蕉

芭蕉古名相思，蓋能召風雨故。癡兒女
每受其惑，纏綿反側，腸斷方罷

——搜神前記

一座造夢廠房
解著半截漢字

兩片假名的

電腦害了病

畫面慘綠

高爾夫球桿兇狠揮舞

足球頭盔左閃右躲

意象數字化0/0/

記憶數字化00/

聲音數字化0/ / /

情意數字化/ / / /

落下 落下 落下

網絡天氣預告

今晚有雨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廿六日洛城

耿耿星河

苦等了一整個平安夜

燈亮刹那

傳真機黯然無渡

抿著嘴 眨著眼

這名字關乎情

除了緣

無從演譯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廿五日洛城

滑鼠

滑鼠非鼠，多情若處子，慧黠如狡兔……

——搜神前記

願為cheese

讓妳稍稍停駐

願為cheese

好共妳進入馬里奧的機器裡*

躲過野貓和時間的追捕

願為cheese

直至死亡前的那一刻

猶溫柔地住在

妳香滑的口內

不再輪迴

* 一種電腦遊戲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洛城

■ 魯鳴

我看見我們的房屋

我一個人坐在這張椅子上
你離開我去遠航
我聽到了四面八方的聲音
有紅葉落地
有白色帆船拍浪
有無法傾訴的草動

許多念頭接近天空
而天空是灰色的
在父親不可能到達的地方
你在等待我嗎

有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在你的身體裡長出
離我觀賞秋色的風景很近
離你車水馬龍的都市很遠

我沒有忘記愛使我們長大
我看見我們的房屋
在人們熟悉的雨中製造故事
我盤腿而坐面嚮家裡的窗口
雙眼激動含淚

■ 西嶺

夢，沒有醒的時候

總是在黃昏
千于長街，
伴昏昏暗暗瘦瘦長長歪歪斜斜身影。
總是在長夜
獨倚樓頭，

對浩浩莽莽幽幽冥冥沉沉漠漠蒼穹。
斷續秋蟲；
斷續寒風。

總是在月光下
斟一杯酒，
把一語問候兩行熱淚洒向深秋。
總是在睡夢中
擁抱著你，
讓遙遠的愛陶醉苦澀的心靈。
幾多山重；
幾多水重。

■ 梁天天

心，從此失去記憶 失去規律

你飄揚著一條淺蘭色長裙看下雨漂泊的姿勢
不斷地徘徊在縱橫阡陌的黑麥地
然後，停棲在一個沒有門也沒有窗
卻有人的房屋檐下

為了尋找揉碎的虹彩你餐風露宿走到了極限
你是這屋中人的一片夢土
而屋中人是你不變的城堡
你想像著你端坐在屋子中央
一條七彩帆船的床沿正等待著你
等待著太陽出世與墮落

你一任斜風亂雨的鞭笞緊閉著嘴唇與心的疼痛
癡狂地繞著這沒有門也沒有窗的屋子
去尋找門或者窗甚至裂縫和傷口
以至於可以投進去一個綠蘋果的書簡

無論如何探索，門與窗都是封鎖的牆

你只能以綠的沁涼踩著緩緩夏季的步履
用思念與星月將你與屋中人染為夜的樣子
愛是被劫難被撕裂的憂愁

心，從此失去記憶失去規律
你知道你或許只能在一枚落葉上找到歸宿
你走了，永遠地走了
不去回首雨季回想天空回顧心境
也不去回望這沒有門也沒有窗的城堡的終結

■王群

投石入水

投石入水
某種紅色的微光
潛入澈底的內部
投石入水
已非一個單純的聲響
在表面之中旋轉直至消逝
直至天地空空
沉浸于水
游弋于我們之間
還有各自的形狀
若干個心事
隨風波動
隨波蕩漾

投石入水
會濺起神秘的記憶
從深處回響你的尋覓
那是一種緣初的誘惑
早先的巡臨
消解了自己不再渾濁
除此之外的孤獨
除此以外
仍渴想著回去
在百年難產的期間
長滿水草的臉
泛起如磷的心情
而那微紅的光似水

在底層積淀
經你的淚結晶為廬
四週的黑經你的手勢
剎那溶為水

投石入水
時間已非一種單純的聲響
離我們很遠
某瞬投石入水
無非明瞭了此痴彼狂

■玲

乍暖的傳說

天氣如期而至
有人在一家一家地敲門
再摘下滿地的野花瓣
裝在五彩的罐子裡

鳥雀在說著
退出舞台即將上場的未知人物
罐子留在路邊
幾個不知曉的情節

裝在裡面
像是我正坐在外面
眨眼間回到以前月暗的日子

暈 眩

今天我隨意坐在公園的石頭上
眼光輕揮陶罐沿上的泥土
看太陽爬上橢圓體把最好的夢傘收回
雪之城終於打開了牆那邊三角梅叢下的窗口
遠山隨著我慢慢後退

我說過我揚起臉卻不肯離開這條河
所以若是你的預言還在就順著岸邊走下去
在遺落的陶罐解凍以後
不然我會不安地裹著淡黃色的雨披獨自飄向

花的路標
隨雪落地消亡難以留下形狀

今天我依舊坐在公園的石頭上
在設想你那不安的胸前
撫弄掌心等待腳下陶罐琥珀色的風化
也像是童話裡綿綿蟬聲如歌
許多人擁著你陌生的悲哀懷念而來

■ 竹人

魚 說(二)

——答一位詩友

這一潭深深 這一水弱弱
這一方青空正有白雲輕拭
風的手偶然撫過
萬葉便瀟瀟洒洒 且俯首向我
可是等我 鼓盆而歌？

不如將久積在胸的濤聲雁唳
以一粒粒泡沫漸次吐出
再一一敲破如晚鐘之叩首
而海的潮聲正自天際泛來
將輕輕接走我歸海的念頭

過Dumbarton橋印像

攏袖至肩 入水
無

聲

這山
捲起萬頃的綠藍之後突然定格在
我匆匆趕來的黃昏

背後的巨臂是弓 而橋瘦為箭

遠方的暮色被逼得步步飛退
我踩弦高速而來
正是那年被冷雨彈落異鄉的
八萬分之一音符

登陸之前
且把思緒隨意地交出
想飛的時候有雲滾動在浪尖
而雙翼一展
兩側的蔚藍將隨我一起傾斜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下列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wtchan@ix.netcom.com

■圖雅

月圓時

目光結成霜
於是想到，家鄉必冷
想到母親的白髮
而父親的煙灰，也必然是緩緩地散落，如落花

■劉擎

流失的季河

那條名叫季節的河
封凍在你最後的冷默裡
那些迷失已久的波濤
終於在一個絕望之谷找到了棲息的河床

堤岸很長
重訪故地的腳步很慢
一個人
在一個冬季裡
聽落雪無聲
尋舊事無痕

那些匿名之夜裡的飛鳥
從未抵達傳說的海洋
而晨曦下的島嶼
一直是久久遲疑中遙望的神話
流失的季河
唱盡了所有允諾的樂章
那是曾經如歌的你
曾經不朽的旋律
斑駁的河床上
是誰還在聆聽昨日的喧譁
以僅存的的餘響
低吟輓歌
憑吊未遂的故事

想著那些年輕的日子

仰頭已是一片黃昏

冬季的落日
那是青春之靈的葬禮
生命的心血在最後的燃燒中歌舞
匯入漫天的飛雪
他知道領悟的時刻
已不期而來
這是所謂歲月的痕跡
一種對死亡及誕生的練習

記憶的空谷中
再次傳來往事的回聲
猶如河水最初的吟唱
晶瑩、純美、一塵不染

■嘯塵

銘記

決意銘記的那些名字
總在冬雨黯藍的霧氣裡蒸騰
它們完全拂逆了彌遠的期許
也未若流沙
會在曠野風高的月夜
相對一段默然含淚的溫習
回應出沉著悠長的鳴響。

偶然有人遙指芳草無涯
又提起年輪如何在河床上舞蹈的舊事
歲月漫然在裡面昇沉
而後乾涸；
於是在或晴或雨的天色裡
更要憶起那些名字
就像憶起河床上那些不曾隨波浪而去的
水花在石紋上刻出的紀念。

■ 華

沒有語言

一個
又一個
烙人的字

鑽進
每一個
肺泡
填平呼吸

風沙
揉碎綠
盛開荒原
無邊無際

字漫漫
淹沒
支氣管
氣管
喉

阻，塞
一切
發音的
通道
礙口

這些
那些，字
成群結隊
把我

活埋在
我的內部
封閉在
喉頭之下
掙扎

話
越說越小

終於
說成一個
句號

那個人
從席勒的
地球上
走來

迷失在
地球
陌生的
荒原上
獨唱
沒有語言

■ 杰地

遠 夜

瞑目掬起 這一溪如水的月色
當夜幕終於斜掛
在與我齊眉的遠山
北方的星空正催動斑斕
沿我的指縫緩緩南遷
南方的雨 令北國遊子流連不返的夜雨啊
正以最為無憂的姿態
洒落在湘江北岸
八百里洞庭煙雨如夢
誰可作證 無雨無夢的遠古之年
她不曾屬於北方的夜空

異鄉的月色沉凝如脂
晒頓的手 竟也頑強地
捧著對你的一片深情
雖不是南方相思的雨季
但我終於望見你
夜幕掩不住你嬌美的面容
甜潤的笑意如蓮花般開起
而那縷清澈的眼神啊夢幻如煙
總令我悵思而難以飲下
這一杯苦味濃重的
悠長的情意

■邵燕

九歌·女性 (組詩選一章)

三、天空

(七)

天空
只有天空
讓我們飛

(八)

這一群人
不必很年輕 可以不擁有幸福
藍天白雲下
這一群人 如此勇敢
保持樸素的舉止
從黑夜中來 沒有黑色的痕跡

幼小的動物 哺乳期的孩子
兒子們的媽媽
我和你 相似太多
面帶微笑時 大地上麥浪滾滾

想起我們的母親
開天闢地的那個人
她全身白翎
飛翔時
鮮花撒落 五穀豐登

第一位勞動的婦女
教會她的女兒們
熱愛種植

血肉之戰、種族之爭
古希臘的狂歡節 現代人的疾病
諸凡種種
在天空下面
都是一幅平淡的畫卷

(九)

萬物生長 雨露陽光
天空 那唯一高貴的土壤
讓我們同行 讓我們飛

天空是什麼
除了高度 顏色 力量和空間
它還是什麼

■雪陽

絕望的理由

昨夜我是一個流浪者回過頭來
只有新降的雪沒有別的發現

過時的憤怒是不能向外表達的
一個詩人也不再擁有美麗的詩篇

回頭轉腦能看見什麼呢
盈袖的是風鼓動在身體和衣服之間

能看見的都不是我
衣服在身體之外發佈宣言

血和淚有海水的味道
雖然土地一代一代的養活祖先

■若玫

陰天

石板路的小巷
響出一方陰天
能寫的字都已寫完
只剩下風不屑地翻動
幾張廢棄的音符

缺角的唱片甩著
老歌的回憶

不該回憶的留給了不該
在牆角裡長出白霜的硝
醃製歲歲年年
化作受潮的炸藥

迤邐而行
等雨時
尋是是非非的借口
屋檐下淋一顆
無處放置的額頭

■ 祥子

山景城隨筆

我是遠道的朋友，大夥待我如賓，生怕招待不周，早上吃得不熱，晚上受了涼。抽煙的時候，我們聚在檐下，坐看雨的墜落，任一些用心淺近的言辭，在濕透的院牆上，像貓一樣溜出去。這樣的光陰不可多得，畢生少有。舊金山雨中的夜景，在曲折的雙峰山頂，是如此多情，溫柔可愛的女人，但我只是默默獨立那裡，並沒有表示什麼。就像我一人，在陣雨的金門橋上，在風的側面，知道我的朋友，

都在這大橋兩端不遠，不免有些感動，但也沒有什麼可說沒有什麼，可以閉上眼睛。為什麼總是這樣：言語是如此拙劣，不足以為我們所用。有沒有值得驕傲的東西，在我們的筆中，像哥倫布大街，躺在雲彩的下面，大方而不做作。沒有影子的人和房子，動的和不動的，和睦相處的色澤。有一種漫無邊際的暗紅，我無法形容，好像流行的歌，俗氣但很好聽。在小書店和咖啡館，我們蹲下去，消失，

溶于你的雨季。這是空中的水，我們都無法迴避。但我也一樣地可以看見，用眼睛詢問，那並沒

有完全過去的一切。將要生兒育女的人，你們生在福中，和我一樣地，嚮往明亮平庸的生活。在隻言片語裡，我細心地，聽一個個長長的故事：哪一個，我還沒有經過？這是我們的日子，儘管時間不同。我低頭的時候，也常想太息，但更想忘記，像那顆海邊石上的柏樹，進入，一個另外的空間，和自己對坐。酒瓶綠的巨浪，你掀起的蒼蒼白髮，為什麼這樣吸引我？也許是比巨浪更高更巨大的，鐵灰的天空和風，使我的靈魂如此寧靜、空明，一如它在，自己的家中。我隨著你們的音樂，走進幢塞滿酒水的房子，不再想出來。瓶子並沒有破碎，我們都在裡面。你的膚色，開始布滿四壁，開始影響，你的視覺，不再按牌理出牌。如果我說你美麗，你就非常的美麗，像所有的美麗一樣，並不能為我佔有，更不能被我刺傷。冬季裡沒有雪，也沒有新聞。在葡萄葉盡的坡上，收成，正在我們的視線之外大步流星，沖垮我們或者將我們帶走。可是我的家啊，可是我的家啊，此刻，正被一條大河擊中，像老兵那樣倒下，爬上來。在我們站過的和沒站過地方，腳印，並不必需，但很重要。非洲大陸的蝴蝶翅膀，打濕了我的雨衣。我對非洲的蝴蝶翅膀，滿懷感激。我對侵入北美大陸邊緣的海鷗，一樣地滿懷感激。在那個難得的午後陽光中，她們在一潭死水上，振翅齊飛的情景又將，打濕誰的衣裳，和眼神？我們到此一遊，看見些什麼，沒看見什麼，說了些什麼，沒說什麼。誰是初來乍到，誰是舊地重遊，誰將看見我們，將我們嚴厲地肢解，在街頭的報亭拋售，誰又微笑地站在門外，把鑰匙鎖在門內，不言不語，望著撬

門而入的陌生人。但是我的朋友，我不會為你們擔驚，也拒絕為你們憂傷。我坐在你們中間，半睡半醒，對我們駛向的人和風景，沒有疑懼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三個月的雨後，是六個月的陽光。在我們一生的聚會中，那要來的，都已到來，那將要來的，也一定會來。

編後記

■祥子

網絡文學月刊《橄欖樹》自九五年初發行以來，以詩計，至今共發表了世界各地120餘位作者的逾800篇詩作，為目前各家網絡刊物詩章總和的數倍。承《新大陸》盛情，我選編了其中部份網上作者的作品，作為國際電腦網絡近年來漢語新詩壇的一個樣本，以饗《新大陸》的讀者。限于篇幅，側重選介些尚未見于《新大陸》版面的作者。較長的詩也一般未選，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而不得不忍痛割愛。同時，我請網絡多年的詩歌編輯竹人先生著一短文，為網絡詩壇的發展作一簡略的回顧，與此詩集同時供《新大陸》刊用。

近年來中文網絡的普及有迅急的發展，網上漢語純文學刊物的數目也隨之日增，僅今年上網的，據我所知，目前就已有六、七家之眾，這還不計也發表文學作品的文摘性、新聞性和綜合性刊物。無疑，隨著電腦網絡逐漸整合入漢語世界的大眾傳播渠道，“網絡詩X”等許多掛著定時彈的新詞很快將很難定義。

就是“橄欖詩群”這個命名在這個詩選中也不適用。創刊伊始，《橄欖樹》的編輯們就在有意識地儘可能地呈現當代漢詩多元的創作意趣。今天，有個別極狹窄的“網絡詩選”作前車之鑒，這種編輯方針顯得更有意義。相信不同的讀者將喜歡、不喜歡這裡不同的作品。如果你從這裡發現一首你尚未知的好詩，或者一種新的寫作的可能性，感謝她的作者帶給你的美好時刻。而我們則要感謝所有不計稿酬投稿給我們的作者，和我們一起在草創的歲月裡默默地為當代漢語文學創作的傳播開墾了一片新土。

1997年10月，費城

■網路詩刊橄欖樹特輯■

■周正光

剖梨

亞細亞之極品
一顆無以倫比的黃水晶
望著那豐腴的身影
我不禁神馳
神馳於梨花別院，垂垂
有一樹斜倚雕欄
是帶雨嗎？
不，笑，永遠蕩漾在你的梨渦
不如說酒渦吧
猶未沾唇
我已心醉

醉中的日子
似乎我們都厭倦了
確實，太甜，就會膩

那晚
你拿起鍍金的小刀
要將梨剖開
將我們共同擁有的夢一分為二
是的，沒有承諾
也沒有誓言
當初只有一段完美的空想
“這是最後一枚了”
你依然笑著

輕輕一切
金色的夢，金色的年華
頓成一片蒼白，蒼白
如今夜的月色
我不禁淒然
——好吧
就讓我們都說一句
“離而不散”

一九九七年冬月
寄自密西西比州

■楊平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荒謬

不想和這個世界爭辯了

其實

是不想和你

面

對

面

……日逐式微的愛

(如同帝國淪亡為廢墟)

沉默拉……長臉

每日窩在椅子裡讀報：

“因為永恆的事物必然歸於……笑謔”

我們在同一剎那絞痛：

心靈的隱密角落

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荒謬

伴著即將來臨的寂寞

今夜

突然產生的憤怒與虛幻

……遠地的你

相信也感應到了

久久的

終究不再起身 咒罵 打電話 對著鏡子自瀆

混合著容許是

近乎中年人的漠然與淡淡哀愁

且這樣直挺挺的躺到下一個輪迴罷

註：“每日窩在椅子裡讀報”引自夏宇詩句。

美之復活

緣起於夏日黃昏沒落光影中

一朵燦然的笑……

妳啓示了美是一種不可預知

也無以抗拒的

幻·惑

■心水

蟬聲

聲音滿天滿地覆蓋而下

像圓月柔光，破雲出

傾瀉照耀，仰臉

只見層層疊疊的楓葉

綠浪般搖曳

潮聲奔湧，又似廂身汪洋

小漁舟拋滾，上下顛簸

蟬叫四面八方齊鳴

聞聲難覓其影，吵鬧彷彿

古沙場兩軍對仗，戰鼓雷響

喊罵嘶喝轟炸擊碎宇宙的寂靜

落荒奔逃，我閉戶鎖窗

難擋遠遠近近前前後後萬千句

熱切的呼喚

薄薄蟬翼搖動的音波

把炎炎的夏天送來澳洲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初夏墨爾本

如果風鈴的音色是透明的

我底心

在那一刻同樣晶瑩

……擁擠的市集放慢了腳步

整個世界因妳而溫柔了

妳消失了。

……隨著每一次似曾相識的夕照

溫暖我容易迷惘的心

妳顯象

(如同彩虹在雨後的山谷復活)

證印：美有一套屬於自身的生存法則

一九九七年寄自台北

■ 夢如

鳳凰木的自白

是的
我依然期待著
期待螢火蟲
點燃每一盞小燈籠
期待每一朵花
都能暢所欲言
每一滴露水
都可以映照世界
期待夜
不再掩蓋罪惡
黎明
不再被鮮血染紅

我不相信風
僅僅修剪落葉而不播種果實
我不相信雲
都情願流浪而不回歸故土
看吧 孩子
我將以畢生熱情 再一次
舉起火把 照亮
從心靈蜿蜒而出的
每一條路

祭

被晨光溢滿
復被黎明以血洗的天空呵
何時才能展現歡容

窗檯間
蜘蛛繼續編寫
第一千零一篇寓言
守靈的蝙蝠已在曙色中倒懸
昨天還笑著 的 薔薇
已哭滿一地落花

哦 五月

■ 亞君

深夜中的哭泣

你凝神傾聽
手向四面摸索
在黑暗和孤單的深夜
尋找那盞燈
到達一片光明

你聽到一陣急驟的馬蹄
穿過夜的黑暗和孤單
踏碎了沉睡的夢鄉

聲聲嬰兒的哭泣
就輕馱在馬背上
那是遠方的黎明
不肯在黑暗和孤單中
寧靜地安睡

夜壁觸手冰涼
燈光內外，黑暗和孤單
依然無處不在
你卻再也不願意
停留在夢中

97/9 - 97/12 紐約

如飛而去的五月
甚麼樣的繩索才能把你繫住
軀殼已在墓中
靈魂卻升起如煙
山巒駝著沈重的夕陽
爬向地 平 線

一九九七年寄自香港

■斯冰

如果你一睡不醒

如果你一睡不醒
怎樣告訴我飄渺的靈界在哪裡
入夢？我怎能相信
——向上是七重天 千萬光年的無盡
向下 沸騰的地層岩漿……

如果你真的一睡不醒
我的淚 自心中眼眸
匯成河讓你的魂洄來看我哭
(設若魂魄能夠高飛
也會諳水游來)

靈媒招魂就可以見到你？
果真如此 以後呢？
每次招喚你都顯現
每次再見
你卻換了模樣
——一陣輕煙氤聚的臉容

我實在容不下這樣的一張臉
不能觸撫 沒有體溫
——所以 你必得承諾
醒來
我不許你一睡不醒！

九八年元月初，加州

■小葉秀子

山雨欲來

1、風起時

風已停歇
踏過黑夜之門
晨光在時間的河流上伸展苦難之手
打開命運的所有窗子
放逐生命港口上一次又一次的渡船
駛進胸膛的波濤
震動血液交融的呼吸

初期 沒有流香四溢的花季
沒有背影涉足海面的淚滴
一顆平常心燦然奪目的共處
醒著靈魂深處的孤獨
黃金澆鑄的幸福母親的囑言
至痛的骨肉為著至親的手足
寒流到來之際 加厚著衣裳
無須顏色的更補
同日同輝同命運的星宿

2、婚姻的蚌

據說婚姻也像海上明珠
以山為風 以雨為宿
孕育於蚌
明月高懸時蚌向月亮展開胸膛
展開血肉之軀
吸得月華令珠瑩麗
爾後浸出淚滴風寒入體
在一層層悲楚陣痛中結晶為珠
是誰嚙珠帶著海的鹹味
就像婚姻帶著人間的憂苦
落在火處成為龍珠 落在水處成為明珠
落在風中成為淚珠
落在心中呢？

暮靄沉重 遠處刮來的山風

正午的陽光走了
穿布衣的老實人換了新裝
夢中的梅樹不再止渴了
血管和嘴不再說出人的話了
喂養過孩子的雙乳臥下去了
握過蜜桔的手點起了戰火
守護家門的旗竊笑上帝帶給人間的命運
像馬鞭抽打雙蹄
以別人的痛苦作為補襯
換作另一顆美妙的軀體

顛慄於山風之時 唯有
心靈如卵 如海上未成年的蚌

3、火鳳凰

就像浴火中的鳳凰
沒有將積血洒在別人的門上
沒有棄逃出城 敗壞城內之盟
沒有將蚌的胸膛關閉或恆久敞開
依舊用真女人的血性招示驕子
以脈搏中火的奔湧感化滯水
水火相剋卻在水中馳騁
水不再拋起大波卻一滴滴被剝落
在別人的水源下充溢內殼
充溢生命所必須的就像稻穀的需求

一臉迷茫地倒掛在樹樑的鳳凰
永遠抹不去純潔靈魂的屈辱
就像完美珍珠有了一處小小的裂縫
蒼蠅開始鼓動翅膀
飛佈現實中營養的地方
彷彿一夜之間 堆積的美夢
被砌進了墳墓

5、真女人

多少人耽愛您高潔的靈魂
多少人為您的風情萬種折斷深遠的夢
而他卻吸乾您的心頭血不給您一絲溫情
壓榨您青春的汗液不給您歲月的歸宿
您生命的財富和青春被他一併提走
他在一夜巨富中不會給您萬園之園

您不是一截死寂多年的朽木
您是滾滾濤聲 莽莽綠原
您是會哭泣的岩石 會雷鳴的雲層
會歌唱會做惡夢的真女人

從迷惘 追逐 掙扎 痛苦到麻木
是一個悲壯的過程
從抗擊、輕蔑、苦難到驚雷乍起
是一個驚醒的過程
從陽光 河流 鐘聲到秋雨的歲月
是一個命運的過程
寒風中空蕩蕩的帆影漸逝
傷殘的軀體 傷殘的天空的手掌
還會有春天嗎？

您輕撫著愛情最黑的部位
輕撫豐腴的依然懷舊的山頭
想起了遙遠故鄉的西湖 記憶中北方的黃沙
風起雲湧的最初的戀情
像一段水浪倒淌的時空
在肯定血跡的過去又在畏懼陽光的到來
整個命運的部伐就在眼前
整個歲月的汗水就要被風乾
站在十二年前初雪的門前
明知山風一呼即來
明知太陽在枝樑上未必貯存熱量
明知追尋光的背影或許會滅亡
或光給了一切人幻想
光壟斷了黑夜又被黑夜尋找
光是光明的幕布

1997年12月寄自廣州

■馬蘭

鬼出城

1

近處失火的房間
男人走來，懷抱無頭的身軀
許多的蝗蟲，振振有詞
振翅欲飛

現實之中
揮動雙手撲打從天而降的蝗蟲
旋轉，不停地旋轉
音樂響應，蝗蟲
落在地上，竟是樹葉

2

睜開眼，對 強光
閃動，善惡變化不停
回憶，那場謀殺的主謀
牧師是個無頭屍

風停止，肉搏的火焰
頭先碰壁，一下，又一下
腦髓流露，到街面
進入工廠，成鉛筆的芯
吃芯，像吃麵條迅速
這最後的晚餐，主呵

3

赤裸的胸躍進草叢，釋放
空氣。什麼時候得救、失語
和夢想對峙

遙遠的約會如大雪，吸水
口腔慢板，戲味十足
閱讀的快門在一剎那失足
空襲愛情，男人以頭代乳以臍為嘴

傳說不詳，影子飄搖不定

4

靠近一些，頭快出來了
頭，在水中上下起伏
風在水下沉默運行，浪花
吹上天的泡沫，慢慢地進入
下水道，重疊紙幣
火燒之後都越來越輕

5

踏過火焰飽滿的脊椎
心靜如鏡，不染風塵
手擎十個指甲，形容生活

還是一塊石頭壓 另一個
石頭，花瓶為花朵而存在
花瓶充實

6

沉溺下去，讓火炬照射
在一塊木刻上，再使用剪刀
成影，留芳百世
呵，我的花朵，在火中學習

可你是誰的面壁，長時間地鬆弛

7

鳥籠集合在地上說不說是
繞口令的迷惑，吹氣，吐痰
永遠沒有年齡的面容，天空
擊鼓傳花，情人眼裡百年的恩怨
如何點血成功

異鄉指示一個地址，隨即起床動身

1997/1/19紐海汶

■伊沙

〈巴布什卡歷險記〉

我們翻過一面高牆
三個小伙伴
帶著一只貓匍匐前進
向著陸軍醫院太平間
那年我們所進行的實驗
屬於異端 一只貓
將使眾屍復活 我們
躲過狗和看門老頭
空氣中異味刺鼻 後來
我們才知道那是福爾馬林的
氣息 後脖子梗子冰涼
小手擦著冷汗
說不害怕那是假的
可已經退不回去
那只貓尖叫著 猛地一竄
彷彿有一道閃電
眾屍坐起 雙臂平舉
衝我們微笑 我們
也討好般地微笑著
其中一位 記不清是誰
拉了一褲子 那年
正在上演一部
羅馬尼亞電影
名叫〈巴布什卡歷險記〉
我們懷著主人公般的感覺
看了八遍或九遍

想不到的下午

今天下午
心情不佳

我在報上讀到
一個山民獵殺了
一頭大熊貓而被處以
極刑——斃了

我想不通
山民是人

熊貓只是畜牲

人再多也是人啊
畜牲再少也是畜牲
我越想
越想不通

今天下午心情不佳
說準點有五至十分鐘
不是整個下午

酷吏列傳

對疼痛
麻木的人
能否抗拒
癢的刺激

把他捆綁
在立柱上
放出螞蟻
爬滿全身

癢被我創造
成一種酷刑
用來對待
鐵打的人

讓他哭
讓他笑
讓他喊
讓他招

我是酷吏
精通業務
恪守職守
仕途通達

誰知我苦
一生飽受
官服內部
牛皮癬之癢

一九九七年寄自西安

歐陽昱
無題

空蕩蕩的大街，空蕩蕩的大街
飄動我孤零零的影子
從東到西從西到東
又從東走到西
遠去的轎車留給我的
是窒息死人的灰塵
迷離的路燈勾起我的
是想不起來的回憶

黑漆漆的小巷，黑漆漆的小巷
逡巡我孤零零的身影
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走過來又走了過去

吻抱的情侶使我的眼睛

在黑暗中發出綠光
尖冷的夜風使我的一顆心呵
泛起了多少漣漪

空蕩蕩的宿舍，黑漆漆的宿舍
佇立我孤零零的影子
沒有聲響沒有色彩
沒有一絲活意

海嘯一片的鞭炮聲中
我獨自撥弄寂靜
人們拚命敲鑼打鼓
我抽我的煙捲

九七年寄自澳洲

陳韶華

秋夜

秋風沉醉 唯我獨醒
月亮對著桂樹與菊花的方位
打開它的魔瓶
清洗人世的憂煩與積塵

我坐在蟋蟀的遊艇上
瞬間從四十返回到四歲
乞巧的葡萄架下
我看見乳娘頭頂紅布
與畫書中人兒拜堂
我聽見一萬座穀倉自言自語
“今夜有一萬名新娘穿過村莊”
今夜無風 露珠大於蓮蓬
農場的紅馬與園中母虎
在少女與月光的影子裡
同時懷孕

今夜 世界分外清涼
唯有詩人在朝覲江南的路上
飢渴如焚

九七年十月寄自安徽

楊大力

從前

從前一條乾枯的河教人歌唱，
一只羽毛未豐的鳥教人飛翔，
從前一個十四歲的少女苦苦地教我愛，
她愚蠢，盲目，力不從心。

從前在甌北二中，
我坐在風口，把幸福的滋味細細品嚐——
清晨她把手中的課本扔開，
到草叢中捉蚱蜢，累了就抬頭看我，

她噴紅的小臉，黝黑的手臂，
她水蛇一樣的小腰被風吹彎，
她坐在青草上，像一處優美的傷疤，

那麼深，那麼遠，
隔著千山萬水的傷疤，
昨夜我又在胸口摸到它，觸痛了它。

九七年寄自浙江永嘉

■達達

我所看見的成長

我看見了漂流的水的成長
樹木的成長，陽光和雲的
成長，我看見了水下的
山脈的成長，曲曲折折
阻隔了明亮和陰暗
我看見了鏡子的成長，鏡子裡
長髮和乳房的成長
我看見的成長，都長著翅膀
都飛滿羽毛，滿城的花朵
隔絕我的視線
隔絕我以及我的想像
穿梭於陽光下的街上
我多麼像一座遊魂，一部
走屍，一部未完成的小說
但我看不見小說的成長
幻想的成長，看不見
自己的成長，看不見
雨水之外的成長

萬物都預示著死亡

萬物都預示著死亡，我的勇敢
還不能夠征服昆侖和帕米爾
高原，雅魯藏布江
曲曲折折，終將流向
印度洋，恆河之外還是恆河
死亡必將獨立，必將征服
喀什，征服喜馬拉雅之外的
所有高山，萬物都將生存於死亡
兆示下的陰暗，都將復原
都將在傾覆中獲得生存
獲得權力，這一定不是夢想
不是博爾赫斯的幻想
能夠佔領，能夠凝望
這是陰暗之外的陰暗
居住在錢塘江以南，雨
使黃昏變得晶瑩透亮，而
帕米爾之上一座座雪峰
一座座乳峰，據說也
拒絕隱喻，拒絕敘述

一九九七年寄自杭州

■侯榮

螞 蟻

對於赤日炎炎風雨猙獰
我們
早已有過切膚的體驗

告別小小的家園
伙伴們咬牙走在尋夢的路上
活命是祖傳的理想

路漫漫 其修遠
我們扛起座座山
不唱勞動號子 不問今又何年
一天天豐富吾輩的糧倉

走在尋夢的路上
我們籲請那些茫然的腳步
不要踏破壯行的長城
路漫漫呀其修遠
我們不能沒有伴

一九九七年寄自福建福清

■關雲

晚 荷

妳的美麗之外
更擁有一份屬於矜持
非 僅為妝扮一夏之華美
頻向畫家暗送秋波而已
今年的約會
晚來的妳
穿上粉紅洋裝
以亮麗、歡喜自在的心境
於呈現秋雨洗滌之後
漸成嬌艷 人人
吟唱讚美

一九九七年寄自台灣中和

■蘇然

感受春天

將目光伸出窗外
我立即觸摸到春天
以戀人的姿態
安祥地蔓延 春天
整個早晨我都聽到
太陽的脚步聲
滋滋走在綠葉的枝頭
走成玉液瓊漿的問候
傳遞山川原野的景緻呵
所到之處鶯歌燕舞
情真意切
詩情畫意的文字呵
走進春天 感受
一曲起死回生的功力

九七年寄自雲南西盟

■凡歌

短章

面前放著一杯茶
一種濕潤
向空闊處蔓延
手掌無法托舉
視野在瞬間模糊

許多的面孔拉開距離
秋後的器具
守候歲月的寂靜
霧是花瓣
人是蕊
溫暖的陽光小心的
鏤入

九七年寄自河南開封

■夜林

暴力

裸露的膝蓋
是我不願藏起的
兩個腦袋

不但一無所有
而且一無所獲
是拒絕後的絕望
是絕望後的沉默

如果世界準備完畢
不論是便便的孕婦
還是穩坐的如來大佛
它們都會恨恨地撞過去
朝著那美妙的中心
讓如來的大肚裡露出天下事
讓孕婦的大肚裡蹦出下一代

童貞

鬼知道被那條狗叼去了
一個老者在高牆下聽著動靜
機會到了
狗的狂叫和姑娘的嬉笑
自牆外傳來
老者興奮無比
把拐杖扔出牆外
遼闊的大地上
拐杖昂首挺胸
它代替了老者的陽具
令牆外的世界
一片沉寂

“仍然不是他自己的！”
牆外的姑娘對狗說

九七年寄自大連

被殺死了的鴿子與噴泉

• 阿保里奈爾作
• 紀 弦譯

Douces figures poignantes
MIA YETTE ANNIE où vous jaunes
Chères lèvres fleuries
MAREYE LORIE MARIE ôtes-à filles
et toi
MAIS près d'un jet d'eau qui pleure et qui prie
cette colombe s'extasie

Tous les souvenirs de cadavres ?
O mes amis partis en guerre ? Où sont Raynal Billy Dalitz
jaillissent vers le firmament ? Où sont les noms se mélancolisent
Et vos regards en l'eau dorment ? Comme des pas dans une église
Meurent mélancoliquement ? Où est Cramnitz qui s'engagea
Où sont-ils Braque et Max Jacob ? Où sont-ils morts déjà
Derrain aux yeux gris comme l'aube ? Où sont-ils pleure sur ma peine
Le jet d'eau pleure sur ma peine
CEUX QUI SONT PARTIS A LA GUERRE AU NORD SE BATTENT MAINTENANT

Le soir tombe O sanglante mer
Jardins où saigne abondamment le laurier rose fleur guerrière

被殺死了的溫柔的臉龐啊！
花一般的可懷念的嘴唇啊！
米耶呀！莫來意呀！
還有你：我的瑪麗呀！
你們如今在那兒呢？
噢噢，姑娘們呀！

啊啊！雖然如此，
但在噴水池的旁邊，
祈禱而且哭泣，
這鴿子是傷心的呀。

那些過去的日子回憶啊！
參加了戰爭的我的朋友啊！
從睡眠的池水之中，
你們的視線向著天空噴起來，

然後又寂寞地死去。

布拉克和馬克斯·夏考布在何處？
有著黎明一般灰色眼的安得烈·德來恩在何處？
來納爾，比里，達里斯，諸人在何處？
想起那些有如鳴響在寺院中的聲音似的名字來，
我的心便十分地憂愁了。
當了志願兵的克來姆尼茲在何處？
現在他們已在死著也未可知。
啊啊！回憶充滿了在我的心中。
啊啊！噴泉哭泣在我的嘆息之上。

出發去戰爭了的他們如今正在北方戰鬥著。
黃昏的翅膀垂下來了。噢噢！血一般的大海。
戰爭的花，月桂樹，無數地流血，
在這個庭院裡。……

譯者的話：

這首詩是在第一次歐戰時年青的阿保里奈爾立體派的成功作，原詩巧妙地排列每一個文字，使成為一幅“被殺死了的鴿子與噴泉”之圖畫，鴿子像鴿子，噴泉像噴泉，一若出諸畫家筆下，實在很美，也很可愛。但是一經翻譯，除了詩的“意思”之外，那些出色的“音樂”與“美術”，就無法保存下來了。

當了自願兵的阿保里奈爾
魯意·邁參作



再譯沙丙士

● 秀陶

亞當與夏娃

一

我赤裸、青腫，而且聞起來有妳的味道。

亞當走向她且佔有她。他倆彷彿是跳進了河中，嬉戲著，水深及頸，他們笑了，小魚們錯咬了他們的腿。

四

昨天，當我觀看動物時，不禁想起了妳。母的總是較溫軟，光滑，而且更頑皮。在她們屈從之前總是欺負雄的，或者逃走，或者反抗。教人不懂。我也看到妳，像鴿子一樣，起興了，而我卻無動於衷。妳的血同我的血，沸點是不同的麼？

現在，妳原該答應我，妳卻睡著了。妳呼吸平穩，嘴微張，面態從容。妳原可以輕易地不玩笑地說給我聽的。

我們倆就那麼不同麼？妳不就是用我的肋骨作成的麼？我沒痛過麼？

當我進入妳裡面，當我縮小自己，妳便抱住我，用妳自己包裹我，就像花包住蟲子一樣。我懂得了，我們都懂了。無論如何，女比男總是大一圈。

我們搭救自己，免於死亡。為什麼呢？每夜我們都救自己。我們交擁在一起。我就像時日一樣長大。

我得一直在妳裡面尋找一點什麼，一點原屬於我而現在已成為妳，而妳又永不會給我的。

我們為什麼要分開？我要用妳來行走，用妳來觀看，就像是第三隻眼一樣，就像是只有我才懂的另外的一隻腳一樣。

七

“亞當，鳥在唱什麼歌？”

“是它們自己變的歌。唱便是撒出歌的點滴，歌的線條顫抖。”

“那末，鳥們是成熟了，它們的喉嚨葉子樣飄下。它們的葉片柔軟，沁人而輕快。為什麼我就不成熟呢？”

“妳熟時便會釋放自己，而妳身上那果子的部份便會快樂，枝梢的部份就會一直顫抖。於是妳便知道太陽已像日子一樣進入妳，妳正破曉。”

“我要唱，我有一支握得很緊的歌，一支鳥的歌，我自己的歌，我要唱了。”

“妳本來一直都在唱，只是自己不曉得吧了。妳像水一樣，石子們本不覺得，它們的石灰質悄悄地結合在一起，正悄悄地唱著哩。”

十

我們去到海邊。我很害怕，也很快樂。那真是一匹又大又不息止的野獸。它又沖擊又鼓吹，發怒又平息，總是叫人怕。它像是我們內中自深處監視我們。以眾多的眼，就像是我們心中的眼，用來深深地探視黑暗的眼。

首先它把我們擊倒了幾次，而後亞當發脾氣了，他以拳擊浪，令我發笑。我一直留在岸上看。亞當一點辦法也沒有。不久他走出水來，又累又濕，什麼也沒說便睡了。

而後我開始聽海。天黑了。它像夜一樣作響。一種巨大、深沉而又靜寂的聲音，自四面八方進入我們。那聲音便是水的重量，是水試著像受傷的獸爬起身來一樣。

從今起我們要住在海邊。這裡太陽同海一樣高，星星同大魚一樣深。

我們會研究海。它有高山同平原，有鳥同礦物，有堅深而不知名的植物。我們要研究它的變化，它的季節。它活在世上像個巨大的根，它的水根緊絞住大地，碩大的樹無盡地長向太空。

海又良善又可怕就像我父親。我要叫它爸爸海。爸爸海呵，保佑我吧，在你的心中再進我吧，令我即使隨俗也不沾污而永遠純潔吧。

十三

夏娃不再了

在一刻同另一刻之間，她停止說話。她靜止而冷硬。先，我還以為她睡著了，而後我摸摸她，她不再溫暖。我推她，同她說話，我把她留在那裡，拋棄了。

幾天過了，她不起身。她聞起來有味道了，她像水果一樣發爛——還有螞蟻同蒼蠅，醜陋。

我將她拖出外面。用很多草蓋住她。每天，我都去看看她怎樣了，直到我生厭了，把她搬遠一點。她一直不說話，就像一段枯枝。

她沒有用了。一動也不動。漸漸地她被泥土消化了，就在那兒。

被太陽吃掉了。我討厭她不起身，也不開口，也不發芽。

我一直望著，沒用，她一點點地少了。她完了。

譯後

亥每·沙丙士Haime Sabines墨西哥當代詩人。一九九六年四月出版的新大陸第卅期上，我曾譯介了五首他的散文詩。也有一兩位朋友讀後說很不錯。乃再譯出以上五首。這五首皆選自他一九五二年出版的Adán Y Eva。寫法自然而細膩，為散文詩中少見的佳作。尤其在以中文寫作的散文詩中，更是少見。

來函照登

新大陸各位顧問

暨編委會各位先生：

自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開編務會議以來（雖然會議在流產的情況下結束），我對當日的提議並不認同。創刊以來，我對新大陸的期望甚高，一直渴盼它能夠隨著時日的遞嬗在編輯版面美化上有所改進，在詩的觀念上有所拓展，但這一切，七年來，我還是有心無力使其實現。原因固然很多，主要是理念迥異，而且最近的整整一年，我已沒有實際參予編輯工作，總不能掛個虛銜廝混下去，凡此種種皆是我請辭編輯委員職務的最大理由及決心。謹此函告。

無論怎樣，以往那些共辦詩刊的甘苦日子及此中不足為外人道的經驗，實在難以忘懷。在這裡謹祝新大陸詩刊在諸位顧問的關切和編委會的努力下日愈充實。

順祝

編安

陳本銘謹上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論非馬詩的重入輕出藝術

■劉強

(續前期)

非馬的詩創造，在具象（輕）和抽象（重）的契合上，作了多種“邂逅”性嘗試，例舉如下：

1. 感覺兌換邂逅

非馬的有些詩純寫感覺，但純又不純，由此種感覺兌換成另一種感覺，構成自然物象的具象和社會現實意蘊抽象的邂逅而契合。如〈學鳥叫的人〉，便是由鳥頰上有被“鳥啄”的感覺，兌換成對愛的活力的感覺——前一種感覺是肉體的觸感，後一種感覺是“靈觸”，進入想像，已經有了某種理性的滲透，使感覺本身升華了。

臨出門的時候
尖著嘴的妻子
在他臉頰上
那麼輕輕地
啄了一下
竟使這個已不年輕的
年輕人
一路尖著嘴
學鳥叫

惹得許多早衰的
翅膀
撲撲欲振

這是非馬詩藝術創造高層次典範之一。是情詩，又不是表面的情詩，十分耐人品讀和回味。臨出門前，妻子一個親臉的親昵動作，使他產生一種“鳥啄”的銳敏感覺。“鳥啄”那種“吱溜”聲的親切回憶，使這個並“不年輕”的人變得年輕了，便“一路

尖著嘴／學鳥叫”，愛的活力便出來了。這種第二次青春的活力，“惹得許多早衰的／翅膀／撲撲欲振”！金錢社會讓人奔波勞頓、疲憊不堪，有了愛的活力作驅動，人們便精神煥發了，當然也就驅走了許多競逐的煩擾。這裡，不說人精神振奮，而以鳥的振翅欲飛，描摹人之減“衰”，妙極！

這首詩營造一種愛的激勵意象，一種生活無限美好的意象。它叫人把握瞬間，熱愛生活：人，亦如一只不知疲倦的自由飛翔的小鳥！學鳥叫，讓人放棄一切身外的多餘顧慮，滌除競逐的煩惱，精神得以超拔！

那麼，詩所蘊入的社會現實意義，不是自具象輕巧而出嗎？這樣的詩，使你的心懷頗添一股朝氣，一種活力。堪稱大詩，靈性無限的詩。

再如〈七月〉，寫“熱”的感覺，由天氣的悶熱兌換競逐的煩熱：

金色蒸騰的陽光
把七月的午後
鼓脹成一個
密不通風的透明氣球

一只蟬在枝頭直叫
出去……出去……

有針的蜜蜂
卻只顧營營嗡嗡
從一朵花
到另一朵花

讀〈七月〉，你從“金色蒸騰

”、“密不透風”的熱的感覺中，滋生另一種感覺：人生似一場“熱”戰，執迷不悟的人們如鑽營（“有針”）的蜜蜂一樣，畢生置身炎夏，在烈日炙晒中奔勞競逐，營營嗡嗡！“蟬”想掙脫也無可奈何。讀這首詩，能提供精神上的幽靜和清涼，使你省悟而不受困擾。

一種感覺兌換成另一種感覺，由此及彼，自由兌換，自然契合，本身無痕跡可露。並且，這種感覺的兌換，是在讀者的“二度創作”中進行的，如何兌換，以及進入的層次深淺由讀者選擇，詩人沒有硬性的迫使。

2. 相似品性的邂逅

人和社會事物的品性，以及自然的品性，有相類似之處。兩種相似的品性，會彼此邂逅。這種邂逅在品性之間進行，甲的品性和乙的品性因相似而不易分出彼此。說甲猶在論乙，能無形間溝通，不必強行誰來接受，也不會指認什麼，更不會逼供以信。如〈蒲公英〉：

天邊太遙遠
蒲公英
把原始的遨遊夢
分成一代代
去接力
飛揚

蒲公英有一種入世精神，它的“飛揚”品性，是一種“接力”賽，點點滴滴地做工作，分分毫毫地進取。它不只是沉緬於一種嚮往或幻想，也不好高騖遠、好

大喜功，而是一個心眼兢兢業業。那麼，這種品性、入世精神，人和社會與自然界是相通的。寫蒲公英猶在寫人、寫社會，任由讀者自己去領悟、闡釋，不期而然地可以抵達一種高尚的品性境界，讓你情不自禁。

再如〈螢火蟲〉：

1

不聲不響
把個遙遠的仲夏夜夢
一下子點亮了起來

沒有霓虹的迷幻
也不廣告什麼

2

不屑與諂媚的霓虹燈爭寵
螢火蟲遠離都市
到黑夜的曠野去等候
久別重逢的驚喜

火花一閃
一個流落的童年
便燦然亮起

螢火蟲點亮憧憬，閃爍理想，卻是不聲不響、默默地去。 “沒有霓虹的迷幻／也不廣告什麼”，一種大品格！不用“霓虹”和“廣告”作幌子宣揚自己。當然，也不希圖那些別人競逐的東西，如為官的顯赫，為商人的榮華種種。它遠離鬧市，到曠野去亮起自己的童貞，一顆純潔的靈心！

這樣的詩，縱然你不去“悟”，也會在品性上感受到一些什麼。它可以隨時冷卻人們心頭因患得患失而生的煩熱，有益人們身心健康，更有助於對人生心相的超然認識，讓人不致於因征逐而迷失方向。

〈對話黑鳥〉也一樣：

（今年的冬天不冷
黑鳥沒去南方）

它們大叫
是想把過路的眼晴
引上光禿禿的樹梢
看它們用翹得高高的黑尾巴
刷亮二月午後的天空

（黑鳥沒去南方
今年的冬天不冷）

它們大叫
乃為了用此起彼落的呼應
標測這空蕩蕩的樹林
它們獨佔的遼闊

這首詩寫出一種靈魂的不羈和桀驁！

黑鳥們不羨慕、不希罕南方的繁華、亮麗，不去趕潮流、湊熱鬧，它們“用翹得高高的黑尾巴／刷亮二月午後的天空”，“獨佔遼闊”！

對生命的熱情，和愛好天然的本色，出自黑鳥“對話”，它們對此有著深切體會。或許，它們很欣賞大自然單純、質樸、（遠離仕途和商戰的）恬靜，欣賞“冬天光禿禿的樹梢”的優美天然；但是，它們“大叫”，當是更重視自然與生命的密切關聯。“光禿禿的樹梢”“空蕩蕩的樹林”，象徵對物欲（名利和權勢）的一無所有和放棄，並且毫不在乎。只願以生命與自然相守，“獨佔”精神領域的“遼闊”！

自然人化，人化自然，兩種品性諧於一。寫自然的品性，實際上是人對自然品性的認同。因此，人和自然品性的邂逅是天然的，只要不離開自然的真品性，任

你怎麼寫也不會“斧鑿”。非馬創作品性邂逅的詩，其“重入輕出”總是在高層次上進行，也和感覺兌換的邂逅一樣，詩出大眾，能夠自有限抵達無限，佳作迭出。

3、態勢邂逅

非馬此類“重入輕出”的詩較多。這類詩的邂逅問題，要找出人、社會與自然在形態或神態或心態上的相似，抓住相似之處著筆，也就可以觸及事物的內質，不會露出痕跡。

不論形態、神態和心態的邂逅，都要注意抓住彼此之間的特徵。抓住了相似的特徵，邂逅也就成功。

形態邂逅要特別注意自然物象的本質特徵，如前舉〈孔雀開屏〉，孔雀開屏在具象的形態上有三種特徵：1)瞬間性的；2)遮攬“所有的眼睛”；3)自持矜貴。這三種形態上的特徵一經出現，具象的社會抽象意蘊就自然而然流出，現實層面對應的現象就“見仁見智”了。權貴們的貪婪，正具有上述本質性的特徵。

又如〈盆栽〉：

鐵絲纏過的小腳
一扭一拐
在有限的方圓內
踱度一生

〈盆栽〉乃典型的“人化自然”，也是“自然人化”。自然景觀和社會景觀形態諧一。

盆栽本是一種景觀，卻是一種殘缺的景觀，可以供人觀賞，但那是自由的，僅僅成爲一種擺設。而人難道不應該有更高的精神追求：靈魂的自由？

這首詩對於那些寧願把自己當

景觀，成爲“盆栽”的人們，是一種唯妙唯肖的描摹，也是一種諷喻：別以爲十分風光，只不過是一種殘廢罷了。

這裡的“邂逅”，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形態邂逅不單是形態本身，常常是和心態相遇合的，不可以不注意心態和形態的緊密關聯。就此而言，〈盆栽〉也描摹了一種社會心態。

這一點，〈中秋夜〉更明顯，形態和心態邂逅抵達一致。

這首詩似可刪掉副題“給打電話來的友人”，涉蛇足之嫌。

從昂貴的月餅走出
一枚仿製的月亮
即使有霓虹燈頻拋媚眼
膽固醇的陰影仍層層籠罩
如趕不盡殺不絕的大腸菌

就在這時候
我聽你一聲歡叫
月亮出來了
果然在遙遠的天邊
一輪明月
從密密的時間雲層後面
一下子跳了出來
啊 仍那麼亮
那麼大得出奇

這個世界擁有兩種“圓”：中秋夜的月圓，及“昂貴的月餅”的“圓”。二者有著形態和人的心態的一致。“昂貴的月餅”的“圓”，以其“商業化”姿態蠶食了人生境界的“月圓”！略略比照，便揭示了“商業化”對美好現實及人們心靈的戕害。

中秋夜的月亮，既圓且亮。它是“不商業”的。人們要摒棄掉強加於一切的“商業念頭”，抵制“商業化”加給社會及人們心

頭的“陰影籠罩”和剝蝕，永保友情、愛情和親情的純真！

具象的形態是通過人的視覺描摹的，因而也就有了人的心態，形態融會心態而不排斥心態加入，“重入輕出”的邂逅才更其圓融、完美。

神態邂逅更爲細緻、神妙。詩不僅要繪形繪色，還得摹神。如〈夏晨鳥聲〉：

有露水潤喉
鳥兒們有把握
黑洞裡睡懶覺的蚯蚓
遲早會探出
好奇的頭

這是一種觀望神態，慵懶的觀望神態。

“有露水潤喉”，夏晨的鳥們是滿足的；但是，它們的貪婪欲望又不滿足。怎麼辦？以慵懶等待、觀望慵懶：蚯蚓“遲早會探出”頭來的。因此，只有“鳥聲”，行動是沒有的。

自然具象的慵懶神態描摹出來了。顯然，這也是一種社會世態，詩具一種譏諷、訕笑和淡淡幽默。

4、聯想、想像邂逅

這種邂逅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困難的。因種種自然物象的感染，而萌生種種聯想和想像，這些聯想和想像雖屬主觀，可以自由展開；但又得以客觀具象作依憑，必須入情入理，不可以生拉硬扯。

〈一只小藍鳥〉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傑作。

一只小藍鳥
背負整個天空
冉冉降落草叢

用一朵白雲
換幾滴露水
誰都不吃虧

一首十分靈氣的小詩，一只十分靈氣的小藍鳥！

藍鳥、天空、草叢、白雲、露水，大自然無限和諧。自然全息，宇宙全息。這裡有純潔的感情，自由的空氣，和平的氛圍。

“背負整個天空／冉冉降落草叢”，友情是純真的，行動是灑脫的；

“用一朵白雲／換幾滴露水”，生活是簡樸的，格調是高雅的。

它使無論文人雅士、商賈官吏，都由於詩人渲染的詩情畫意，而樂於瀟灑洒洒的歸返自然！

這些，都是由一只小藍鳥的自由飛翔和降落，而產生的聯想和想像。當然，還可以由聯想引發放棄奔忙競逐，安然降落的宏思。或許，歸返自然是人生最精彩的抉擇和最榮耀的冠冕。

這首詩超越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詩情。不僅有靈魂的自由，且有自然全息的歸依。

〈故事〉則是它的“姊妹篇”，也是一個“安然降落”的故事。

狗閉著眼
但老人知道它在傾聽

溫情的背
正越挨越緊

可以想像，老人所講述的和狗所聽到的，是一個放棄征逐和傾軋，讓人間寬朗和平、快樂安祥的“故事”。講者豁達開朗，聽

者溫情脈脈。老人和狗都已經醒悟：絢爛的階段已過，當及時歸返。進取，不必執迷於功名利祿；降落，不必感到失落、孤獨和悲觀。

這首詩和〈一只小藍鳥〉一樣，也因聯想、想像的邂逅而進入一種超然境界，一種幽靜、恬適的人生境界。這種境界是至高的。

其他，如〈獨坐古樹下〉，也因聯想和想像的邂逅，讓人擺脫一切外在、人為條律的壓迫，找回自我，找回本真。

聯想、想像的空間是廣闊的。對於具象和抽象的這種邂逅方式，非馬的駕馭是很成功的。他的成功在於，能使主觀的聯想、想像適應和溝通客觀外象、自然具象，並使主、客觀臻於一致。他的特點是：聯想和想像獨特、新穎；而對自然物象、客觀外象的選擇，又有自己的個性發現。這樣，不僅自然物象、客觀外象給詩人的發現提供了天然機遇，顯得既隨意又刻意精心；而且，主觀聯想和想像為當時靈感的驅使，也是十分銳敏而活躍的。二者的吻合當然就天衣無縫了。

5、引伸邂逅

由自然物象、客觀外象加以思維的引伸，產生一種智性的發現。原來，哲思早已隱含其中，只須撥動心弦就是了。很多自然景觀或者社會事象，容易引發人的哲思，詩人便以此邂逅，作跳躍性（引伸）的描摹和追尋。如〈鐘錶店〉：

1
長腿短臂
呼么喝六
在圍獵時間

只有一個智者
靜坐在角落裡
守株待兔

2

什麼時候了
還各
走
各

這首詩從“鐘錶店”引伸出一種社會世相的思索。這個世界像個鐘錶店，人們展臂邁腿、你呼我喝地匆匆行走，各自奔忙。也有“智者”守株坐享，作自己的買賣。“什麼時候了／還各／走／各”，乍看是一種“直接呼籲”，實際還是在描摹鐘錶店的各種走姿，只不過可以“跳躍”——引伸出智性的思索罷了。仍然是具象和抽象的邂逅。

國內曾有一首題為〈各人〉的詩，流傳頗廣：

我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
我們各人各喝各的茶
我們微笑相互
點頭很高雅
各人說各人的事情
各人數各人的手指

〈鐘錶店〉和〈各人〉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實在是一種人生窘境——“各顧各”。社會的“私化”傾向或曰趨勢，令人擔憂。“什麼時候了”？是問時間，也是心中的怒吼（仍屬邂逅）！我們的時代應該向前走。

比較起來，〈各人〉顯得消沉了一些。而〈鐘錶店〉是積極的，以其引伸義向前推進，呈現一種“動”姿，而不是只取防禦的守勢。

引伸邂逅要注意二點：一是引伸得當，不要牽強附會；二是避免直露，弄不好就直接了當站出來說話了，此乃大忌。〈鐘錶店〉於此展現詩人的才華，妙就妙在“似是而非”，恰到好處。它們好似主觀“站了出來”，其實仍是客觀描摹，把界限劃在最難劃的地方。

6、交叉邂逅

兩種以上形式交叉構成邂逅。有時，一種形式不易構成邂逅，便以另一種或幾種形式相幫襯，彼此構成另一種邂逅。如〈魚〉，既有形態，又有引伸，屬於交叉邂逅。

看 這裡又有一條
兒子似乎記起了
小時候垂釣的樂趣
興奮地指著畫面大叫

其實只要肯睜開眼
你便能看見
千變萬化的陽光裡
正有各式各樣的魚
從花山峭壁的化石上躍下
從清冽的明江底浮起
從深不可測的古山洞隨著
泡泡冒出

躲過了土紅人的標槍
掙脫了命運手中的串繩
紛紛投入
這源自神秘東方
古老的生命之河
成群鬻隊或單槍匹馬
悠悠然地向你游來
有時候你甚至可以見到
躍出畫面的鱗光一閃
圓形的夢
便一個接一個蕩開……

噓 別作聲

我清楚地感到
蹦得緊緊的釣絲
在我心頭
被重重在扯動一下

魚，是詩人、畫家的一個共同主題。魚的形態是自由的、靈性的，加以引伸，那是一種靈魂的自由！再加以引伸，那是我們華夏民族亙古既有的一種靈性！

半坡遺址，史前彩陶紋繪就有陶盆中的魚：相聚而游，沒有水活了五千年！

這首詩是寫給畫家周氏兄弟的，他們早年從廣西明江之岸、花山峭壁的古岩畫裡吸取營養及靈感，畫作充滿東方文化的原始神秘色彩。和非馬的詩一樣，牽動（釣絲扯動）心魂的是一種最高人格精神，對靈魂自由的追求！

躍出畫面的鱗光一閃／圓形的夢／便一個接一個蕩開……

鱗光，當可讀成“靈光”。理

想、憧憬，靈魂的自由追求、祈盼及其實現，均孕育其中。

詩中有“魚躍”的形態邂逅，“魚躍”的具象和抽象意蘊，都是對自由的追求；又有向東方神秘文化、靈性文化的引伸義，由“魚”及至古岩畫及史前彩陶紋繪……形態和引伸的交叉邂逅，構成詩的一種更為深邃的社會現實意蘊，從而走入無限和大美之境。

餘不一一。

“重入輕出”的概念，是就非馬詩的“社會性”蘊涵提出來的。他寫這種社會現實題材，由於針對性很強，有些還是很重大的社會問題，如果直接出入於詩，就難免乾澀、枯燥乏味和直露，也很難避免作者“站出來”說話。於是，詩人非馬就要求自己寫得巧妙一點，不是一般地使用技巧，而是追求“最高技巧乃無技巧”，不露技巧痕跡。非“列御寇之射”，而是“伯昏無人之射”^①。伯昏無人之射是“無心為

射”之“大美”：“上窺蒼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色不變”。列御寇之射還滯留於“有心為射”的小技巧階段。“重入輕出”是社會題材自然出，形態上、外象上見不出“社會”，社會現實意蘊深邃地隱涵於自然物象、客觀外象之中，不露痕跡。因此是“輕出”。“重入輕出”避免了“有心為射”，而進入“無心為射”。“無心為射”並非“無心”，乃看不出是在用心。“輕出”，由自然具象出，形似無心。現在看來，“重入輕出”是詩寫社會現實題材的一條必經之路，當然也並非唯一的路。本文列舉六種邂逅途徑，也並非侷限於此，還有各種其他邂逅方式，僅是“例舉”罷了。詩人可以各有自己的創造。

詩應該創造“大美”，“重入輕出”藝術或能為之。

^①見《莊子·田子方》。

彼岸的文明與文明的彼岸——A Prose Poem

●劉耀中

（續上期）

在卡繆的《陌生人》中，莫沙特^①殺了一個阿拉伯人。為什麼？也許是因為太陽過於耀眼？也許是內地空氣太炎熱？先下手為強嗎？沒有什麼充份的理由！每一個微小事件都會盲目引發另一個事件。

再想想大腦究竟在怎樣工作？你知道你自己下一步會想什麼？會忙什麼？是不是為了弄清你在想什麼你就不必講話了？理性不正是不斷克服感情衝動，不斷對

錯誤糾正？不斷地由這一部份大腦去糾正另一部份大腦所產生的錯誤？它又是怎樣進行的？如果物理定律同樣適用於集於人腦的分子及其電子的運動，那麼思維過程不也正是某種猜想的過程嗎？能用主觀意志來決定下一個思想或行爲嗎？如果可能，你又如何來控制主觀意志和願望？

現在莫沙特受到譴責。為什麼？因為他沒有在母親的葬禮流淚？他的生與死正是荒謬的範例：人生活在世上毫無意義；他只不

過是盲目和仇恨的造物；他在失望和絕望中掙扎求生，高尚由此而生；他緊緊依附於地球，直到死亡。

在新的概念新的思想中，藝術家們找到新的靈感，而新的靈感導致新的創作方法。不管喬伊斯是否認識弗洛伊德和榮格或了解他們的思想，人們都認為他的作品受到他們兩人的影響。德·特克維勒^②(De Toqueville)在1835年就預言到民主的廣泛傳播必將使詩歌從莊嚴雄偉的古典式主題，

轉向主觀、個人和特定。

科學的發展在有力地影響著文化的主流，並改變著它的顏色、情調和方向。我在前面已提及愛因斯坦的理論。並不是說有創見的作家已經理解或真正理解他的相對論，他們只是在推廣和普及自己的作品的過程中，推動了萌生中的文學思潮，使之對文化和道德上的絕對觀念不斷研究；提出問題，直至擯棄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基點是“絕對性”：光速無論在何處都是一個常數，與光源的觀察者的速度無關。如果作家們在強調這個絕對性，試問他們的作品是否會確有不同影響？同樣，如果把重點放在這方面來認識問題，他的理論可被正確地稱為“愛因斯坦絕對論”。我不知道“相對論”是如何被選定的，但我以為“絕對論”恐怕更與我們時代的精神相符。

還有海森堡(Heisenberg)的所謂“測不準原理”，似乎是萬物不可確測——包括粒子。想一想，世界上最精確的科學告訴我們，在進行最基本的測量時，沒有確定性！相反，人類倒是十分相信已被公認的“絕對確定”的概念。不管怎麼說，在科學領域中我們仍有許多笛卡爾◎這樣的人：“他們給我們希望，但是幼稚的希望。”

但是，“測不準原理”目前還未被完全看作是個相反的結論。觀察永遠不能是絕對準確，在任何測定中只能將錯誤的極限加以確定。我們可以確認某一物體是一英尺長，但不能說它是“精確的一英尺”！通過反復測量我們可排除有規則的錯誤，而不規則的錯誤還會保留下來，並影響測量結果。當然，測量工具越精密

，測量結果越精確。如果確定性中包含著允許的誤差和懷疑，那麼我們所獲得的精確度便是最大可能的精確度。這是人類認識之確定性的最高形式，但它在哲學和心理學上的含義，還沒有被完全運用。

現行的科學成就和理論在影響著作家。他們發展了意識流小說；在他們的作品中，新近發現的人類非理性部份佔有重要地位；當他們觸及到人類的生活環境時，他們也以不同形式反映了非確定性、相對論和進化論。卡繆堅持認為“生活是荒謬的，將得到證實”，“生活的意義在於活得長而不是活得好”——是數量而不是質量，在注釋中他說“有的時候，數量構成質量。如果讓我相信現代科學的最新成就，即一切物質都由核能構成，我就要說物質核能的量的增添將使其特性有明顯的變化。十億離子和一個離子不僅是數量上的不同，而且也是質量上的不同。在人類的的生活經驗中亦然。”

讀者們都熟悉艾略特(T.S. Eliot)的散文詩〈荒原〉(The Wast Land)，詩中明顯地描述了現代人生活和思想的迷茫和壓力，艾略特是位正統派詩人，他對於原始人類及人神同形的古代神話並不抱有譏諷的態度，但是假如你不懂得人類學家佛萊則，你便不能懂得〈荒原〉，（當然，如果沒有讀過詩內的關於杰西卡·威斯頓(Jessica Westo)◎的注釋，你也不能懂得〈荒原〉）。佛萊則和其他文化人類學者們斷然強調各種社會實踐、信仰和制度的生物進化過程，這種記點充斥在現代人的思想中。但對這些諳熟人類學的學者的觀點，古代神話

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們不懂得它的象徵含義、它的理性內涵。但如前所述，知識激增及其社會實踐已經把人類的意識提到一個更高的水平線上，人類已經懂得他便是神話的創造者，懂得了文化的承上繼下，他已經從一個更深刻的層次觀察和認識世界，並且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人不僅創造了神話而且在修改著自己的神話。在卡山薩基的〈奧德賽〉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一命題。

科學技術向現代生活的滲透，影響並改變著人類的思想，絕不僅限於作家。這種滲透使不同的領域開始出現同步。

在葉慈(Yeats)的名詩〈第二次到來〉(The Second Coming)中，關於拯救有這樣一段話：“（渴望拯救的）潮流在引路，越多地幫助他人解除困苦、疑惑和危難，越使人們得到拯救。”在英文字義上，“潮流”和“電流”是同一字眼，而在科技術語中，“和電流同步”表達的具體含義是適合電位從正到負，然後由負到正的循環性交變。上個世紀末開始出現商業交流電網，交流電開始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本世紀末科學家斯坦梅茨(Steinmetz美國電學工程師)，從數學上簡化了複雜的交流電工程技術並制定了有關的一系列術語，表達極其抽象的內容。於是，“潮流引路”、“同步”包括其起伏性、不變週期性，和微觀世界的強大內力，開始被賦予深刻的哲學含義。

結 論

我們在一個過渡時期，許多劇

變正日趨成熟，它逐漸影響到生活的所有方面。發展在繼續。舊秩序在掙扎試圖保存自己，它們不願退出舞台卻勢在必行，它們正和漸近的未來發生衝突。人們已感覺到這一點，作家們在通過不同形式描述這一現象。

新知識，尤其是科學技術知識的爆炸，把古代神話進一步推向無意識境地，使之失去光彩。古代神話隨著現實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它在知識和信息的海洋中被淹沒。

然而，和古代神話相比，人類當今的世界，人類對宇宙知識的新發現是無望的、淒涼的。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知識的局限性。它迫使人類“在堅實的絕望的基礎上‘尋求’靈魂的棲息之地”。

現實是無法逃避的。不信是有創見的思想藝術家們感覺到人類正在過渡，而且是整個人類在思想和精神的各個領域都在改造之中，都在試圖使自己適應這個已經變化和正在變化的世界。儘管一般人和作家差距很大，後者可以通過語言和作品表達他們的感受，但他們卻同樣感到世界之荒謬、狂亂從而產生懷舊，同樣在尋求解決曖昧和矛盾的方法。這就像洪水正像我們吞沒。

部份地再現與循環並不是文明興衰的標誌。當人類處在前所未有的變遷時期，有些人卻沒有勇氣去面對這一現實，說這在歷史上曾已發生，是自我安慰。不，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在戰果豐碩的當今世界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不可逆轉的趨勢，正在人空前的物質條件和人類進化的相對危機。有人問沙特：人是否能真正變

成“人”？他回答說無法預見。

是的，世界的發展是迅猛異常的，在人口（尤其是科學家的人數）、科學知識及與科學相關的技術、通訊，以及將人與社會進行連結的人際關係、社會互依性等等，地球上的人類正在經歷著一個新紀元。不僅如此，持續性的發展在量的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突出，馬爾薩斯的壓力尤為明顯。

我們正在奔向未知的未來，在那裡已被改造的人類正站在一個深淵的邊緣在等待著自己。那也是每個人的命運及消亡的深淵，現在似乎還沒有任何橋樑可以超越。然而在不斷增長高速發展中，我們在那裡看見了人類傳統的熱情、希望和價值觀。

在每一個關鍵時刻，人們被引誘走向無盡的偏僻歧徑，使我們遠離自己的目標，去談論理智和感情之間的障礙、意識與無意識、上帝瀕死的聲音和現代人壓抑的非理性，去探討人類目前無法理解和證明的現象——靈魂與細胞、詩歌與化學、自律及電子科學。人類竭力抵制這種種誘惑，但實難擺脫。人類對宇宙和自身的認識始終處於疑慮不清的狀態。正如古代的人，只能在對萬知的上帝進獻犧牲中求得解脫。

有一點可以十分肯定，那就是古代“黃金時期”已趨複雜的人類思想會比二千年後的人類更接近於當代人。儘管如此，卡繆、卡山薩基和喬伊斯等巨匠並不是古代人。一條咆哮的巨流把他們與那個世紀相分隔，在這巨流中由於人口和知識的爆炸，充滿著新語言、新概念，充滿著激情、

焦慮和恐怖。由於各種幾何積數性增長，舊日靈魂的大廈已不再適於居住，人類正駛入一個全新的未知的奇境。未來在質與量上都將變得面目全非。灰暗的騷亂的前景在隱隱閃現，我們的作家們在盡力理解並為之吶喊。

榮格在《變遷中的文明》(Civilization in Transition)一書中說，人類處於變遷時期，在這個時期，古代神話蔭蔽在黑暗中，日漸失色，陷入無意識境地；適於未來發展的新神話還未被闡明。有勇氣的正義的思想藝術家們以其透闢的見地將我們團結，使我們被宇宙的變遷共同激勵、共同奮鬥。

一九八二年寫於洛杉磯
徐赤燕據英文原稿翻譯
朱冶華整理

①莫沙特是法國男子名，意為即將死亡。

②托克維爾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家。1831-1832年在美國寫出的《美國的民主》第一部份，使他成為著名的政治學家。他因反對1851年12月2日的路易——拿破崙政變而一度入獄。1856年所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問世，聲名益顯。

③Rene Descartes(1596-1650)法國哲學家，他的武斷思索的聞名結論“我思故我在”，不合乎現代科學思潮的準則。

詩訊

●本刊同仁王露秋女士除寫詩外，也致力於壓花藝術。去年是她的豐收年，除出版了個人詩集《我的飛天》外，又在此間多處市立圖書館展出她的壓花傑作。

●本刊在丹佛市的同仁吳懷楚先生於一月廿二日抵洛，除參加他所屬的洛城作協各項活動外，逗留期間，曾與新大陸詩人們多次歡聚。

●第四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已決定在今年三月十日及十五日在中國海南省三亞市舉行。大會對華文詩的現在與未來將作出學術性的評價，並在三亞種植椰樹詩林、建立詩碑等。此間多位詩人已經接獲筆會邀請，束裝待發。

●由廣東詩人陳劍文主編的《當代華文詩人抒情詩選》（原名《詩選很年輕》），歷時四年，最近已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購書地址：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樟溪豐達花園14棟405室。

●攝影家許以祺先生為配合其《拉薩天葬台》攝影而籌劃出版的《天葬台集詩》，今年可望出版。該書已得到許多海內外名家的有關天葬台詩作，是近年來頗具特色的一項出版計劃。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詩徒：\$45.00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波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瓊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0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



封底畫作
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之一
69X138公分
1993年癸酉年·羅青